

辽宁作家小说书系

桃园无故事

张立砚 著



TAOYUANWUGUSHI

辽宁作家小说书系

● **张立砚著 桃园无故事**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辽宁作家小说书系
Liaoningzuojiaxiaoshuoshuxi
张立砚 著 桃园无故事

主编策划: 宁珍志
责任编辑: 史晓鸥
责任校对: 孙玉茹
封面设计: 杜凤宝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 110001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 3864927

印 刷 者: 沈阳工业学院劳服公司印刷厂

字 数: 110000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6
印 数: 1—1000
版 次: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13—1475—4/1·1307
定价: (18 册) 90.00 元

目 录

金河例序

- 3 小说在发展
- 6 作者自序
- 7 桃园无故事
- 30 虹与桥
- 81 一方天地
- 117 秀青嫂子
- 130 南方人在本溪
- 143 附:我身在其中的文化空间

小说在发展

金 河

倘若把唐传奇作为中国小说的发轫之作，那么中国小说已经千岁以上了。

经过本世纪初和**文艺复兴**时期十几年两次爆发性发展，到今天，在我们准备迎接21世纪的时候，小说从来没有创造出这么多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从来没有涌现这么多的流派，真真确确可称为异彩纷呈、眼花缭乱。然福耶祸耶？兴之契机耶，抑或衰之征兆耶？**卡夫卡**？

早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一些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就先后聚会于爱丁堡、斯特拉斯堡、巴黎、维也纳、布拉格和列宁格勒，讨论小说的发展前途问题。当此之时，风靡一时的现代派小说也像被它们否定的写实小说一样遭到了白眼冷遇。作家和理论家们一致发出了苍凉、悲哀的声音：文学前途黯淡，发生了危机，走进了死胡同。70年代，意大利著名小说家亚尔贝托则认为，在现代传媒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小说作为文学形式已经到了末日。

忧国幽思，不论得出的结论正确与否，都是无可指责的。不过事实证明这些前贤后哲们过于杞人忧天，小说这种千龄老文学样式非但没有寿终正寝，而且在发展，在显示着常绿的生机。

西方人的悲观预测在中国也有呼应，只是晚了20年。事实同样证明，中国的小说创作也在蓬勃发展。轰动性作品少了，一时成为舆论中心的位置消泯

了，并非文学的衰落或末日。笔者赞成这种观点：轰动和舆论中心位置本来就不属于小说，小说本来就不该去坐中心的交椅。小说虽然不只是“街头巷尾之语也”，但小说毕竟不是“大说”，难做经国济世之论。也许目前的发展状况正是小说发展的常态。

辽宁小说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态势是持续、稳定的。文学新时期以来，一批最活跃的作家经过一番淋漓尽致演示，现在正处于多方位、多途径的探索之中，时有佳构问世。但是，作为发展最大、最引人瞩目的标志也许是一大批青年作家的崛起。今天文学杂志的目录展示的大都是一些新鲜、活跃的面孔：一般不超过40岁，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中外文学的过去和现在有较全面的了解和有个性特征的价值判断，出手起点较高，视角新鲜，富于变化，一般都有多种叙述笔墨。最为可贵的是他们对文学情有独钟，认定此门，“短褐穿结，箪瓢屡空”，衣带渐宽终不悔，表现出极强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 and 理想主义气节，有的甚至有一种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悲壮的英雄意识。他们是跨世纪的作家，无疑是未来文坛的主角，我们有理由寄以厚望。目前文坛的异彩纷呈、眼花缭乱、门派林立，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使他们得免于因循荒芜的古道，有利于严肃的选择和实验，为新的文学工程筹备新的构件和材料。

读者的需求和作家的创作欲望构成文学发展的永恒的动力。文学不见末日的根本也就在于此，但是，光这样是不够的，内在的动力也需要外部的推力。既然举国上下可以花那么多气力去保护支持作为国粹的京剧，为什么不可以分出些许力量支持一下比京剧资格老上千岁的小说？无奈小说没有混上“国粹”的头衔。自己的梦就得自己圆了。令人额首称庆的是社会上总还有愿意为小说及整个文学发展助一臂之力的人士和团体。在春风文艺出版社支持下推出的本套《辽

宁作家小说书系》即作为一种推动、建设之举。“小说书系”的作者阵容多为我省文坛新秀，近年来于省内省外崭露头角，其作品的题材风格语言情境也呈多样化，显示出我省小说乃至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后继有人的动人景象。

文学是个系统。出版是其中关键环节。而今“出书难”为人所共见。不过，从出书总量上看，“难”字又站不住脚。难与不难要看对谁、对什么书来说。对腰包鼓胀或拥有肯出钱的靠山的人来说，出书容易极了。不管水平如何，不管有没有人读，都可以出，而且出得华美异常，令人咋舌。凡是赚钱的书，出版则更容易，作者悠悠然待价而沽，状如王侯，出版商倒要多付许多笑容。出书难，难就难在青年作家写的严肃文学书籍，难就难在一个“钱”字上：自己没钱，又没人给钱，书又不赚钱。因此，大体上可以说：“难者，钱也。”在商品经济社会里，谁要对财神不恭，是会受到惩罚的。但商品社会也不能漠视精神。

作为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辽宁文坛的任何创作成果和建设之举都使我兴奋不已，在《辽宁作家小说书系》即将发排之际，遵宁珍志同志之嘱以为此序，并向年轻同行、春风文艺出版社和书系的组织编选者表示敬意！

1994年12月

自序

本书收录的若干篇章是我近年来公开发表的作品的一部分。其中《桃园无故事》《虹与桥》《一方天地》三个中篇，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我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二十年间不同阶段的感情经历。我希望它能在当代人中找到知音，也企盼当代青年读者能予理解。

另，近年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数篇关于文化问题的意见做为附录收在本书末尾，总题目为《我身在其中的文化空间》。所以做这种编排和选择，是因为这些主张多少与我的创作实践相关连，便于与读者做思想上的沟通。

最后，我想说，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母亲。我们母子在清贫中相依为命共同度过了四十年。在她还活着的时候，我曾亲口答应过，将来写本书送给她。

张立砚

1994. 10. 30.

桃园无故事

我的病根儿

我有个怪毛病，凡有大事临头，而这“大事”又多少与自己有点关联，就紧张就脸红，身子就发虚，一着急，手心鼻尖就出汗，说话也结巴起来了。说来有点羞于开口：如果恰在这会儿有位妩媚的女性在场，就会加重这种气氛，把局面推到更为严峻的地步。在我的感觉里，那无形兼而有形的异性线，简直就是一团神秘的光束。它放射出的强大的穿透力，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压迫感。我自觉这不是一件宜于张扬的光彩事，曾为此而自卑，并通过迂回渠道拜访过一位名医，请老先生指点迷津。不料，他避开医道不谈，却给我搬出一套令人眩目的人生理论：人生在世，凡遭遇种种，都应归结为一个从倾斜到均衡的过程；其得其失，大致相等。其间酒色财气、伤神伤身，必有后报。一到天命之年，都会找后帐的。

我知道我的病根儿种在哪里。于是，我回到这小镇来寻根……

寂寞的单恋

我年轻时代的一系列厄运，都是从一次不幸的单恋开始。

三十年前，我在一所边远的海边小镇高中读书。

这里古朴的建筑、古朴的民情，使小镇显得稍为封闭守旧。那些打上各个时代印记的钟古楼、上帝庙、商会馆，不但顽强地显示它悠远的历史，还拼命地把人们的记忆拉回它往日的辉煌。因为封闭，人们就容易变得大惊小怪；因为守旧，一切就容不得脱离常规。总之，小镇人心安理得、循规蹈矩地打发自己的日子。只要是外地人，不论装束如何，人们一眼就会把你从人群中认出来，倘是稍为风雅一点的女性路过，就会盯住你半天。目光当然是友善的，不过一定要目送好远……

与小镇文化相悖的，是这里唯一的“高等学府”。一处旧式的青砖瓦房掩映在火红的桃林中间，显得格外幽静肃穆。在喧闹的小镇一隅，也算是世外桃源了。大概是这学校历史上曾培养出几位名人吧，数百里内都有学生投奔。家长们宁可勒紧裤带，也要花血汗钱送子女到这里寄宿就读。

学生的业余生活是单调而枯燥的。

那一年正赶上饥荒。闲着无聊，最迫切最现实最难熬的莫过于饥饿了。

于是，晚自习一过，是照例的“精神会餐”。十几个小伙子挤在上下两层板铺上，早晨使用一只“公共牙刷”，晚上浇的一桶尿罐。熄灯铃一响，便全身脱得一丝不挂，把衣服一古脑儿吊在房梁上，还名之曰“甲级睡眠”。在这种穿错了裤子都不会计较的氛围下，是无所不谈的。议论的主题自然离不开吃，大家七嘴八舌，各自发挥想象力，把知识所及的“山珍海味”数落了一遍，又觉得画饼充饥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才顿开茅塞，发现一个连圣人都来不及搞明白的真理，原来，精神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变成物质。于是，对漂亮女生的评头论足，又成了新的调料。

一扯起女性，已经半睡半醒，躺在床头的“老

大”（我们是按床铺顺序排行称呼的）突然提起了精神：“别看老三这小子呆头呆脑，这桃花运怎的偏偏让他摊上？那漂亮姐于采兰是出名的校花，我早瞄上了，每次轮到她分饭，都和老三眉来眼去！”

这飞来的挑衅，弄得我好不尴尬。

我这人自知尊容欠佳，对异性向来不大介意。但近来于采兰那双扰乱人心的眼睛，确像一颗软绵绵的子弹，时常打在我的身上。这位刚从外地转来不久的女学生，凭她独有的风姿，很快在这座乡间中学里鹤立鸡群。不但在“桃园”而且在小镇里也成了人们私下议论的中心。仔细端详，她那一身装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不过一至于采兰身上就显得特别有样，特别与众不同，并且处处作为小镇淳朴封闭民风的对立物而旁若无人地存在着。

在众多的青睐中，我自然甘拜下风，绝不会蠢到把一个“皇后”与自己联系起来。至于“老大”提到的那次“分饭”，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这位校花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原来，那时学生每月二十几斤定量，加上副食短缺，功课吃紧，刚到第三节课就打不起精神。每顿开饭，便成了学生最大的乐趣。这种时候，人的求生本能和排他性从来没有变得这样裸露。书生们饥不择食，个个把斯文丢得净光。铃声一响，就向食堂冲刺。为保持秩序，总务科只好与学生会商定，选派政治可靠、办事稳重的掌勺分饭。于采兰便是被班里指定的几个分饭者之一。

于采兰分饭有个特点，每次都把我放在最后。这时，大家明明像关心中彩一样注目着掌勺的一举一动，又都装得满不在乎。勺子一至于采兰手里，就在大锅里捣来捣去，直到人们的胃口都快吊到嗓子眼上，她还在那里慢条斯理捣个没完，像魔术一样引得无数双眼睛跟着勺子转悠。当于采兰把这一切既定动

作做完，先是用空勺子在我面前轻轻晃动，像有意在撩拨我的食欲。我一抬头，却又轻轻错开。这多少使我有失望，不过恩惠也就接踵而来，她虽然瞅着别处，但那最后重重一勺，加上连汤带水的锅底，总会使我比别人多吃不少。不过，那一连串盛饭时的动作，包括每个细微的环节，都被于采兰驾取得巧妙而又得体，只有你知我知，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进行。

读书人有时是好自作多情的。根据我的人生经验，那些由幻影派生出来的错觉，时常不知不觉地把人们的潜意识调动起来，产生盲目的判断。“老大”的一番奚落自然使我难堪，但带给我更多的却是满足。一种朦朦胧胧、不可言传的感觉开始在我周身苏醒。像我这样自小尝遍人世冷落的寡母孤儿居然有人怜爱，在这样艰难的时日也不失为一种难得的真情。这使我大为感动，并且陷入了一种特别良好的感觉中。那个若即若离的于采兰开始成为我心中的太阳。她无所不在的光芒，使我在任何角落都会感受到沐浴的温暖。但是，那种只有在少男少女中间才会独有的观察，又使我隐约发现，于采兰略带忧郁的目光和时常心事重重的样子，比她实际的年龄要略显深沉，甚至夹杂着某种不易觉察的冷漠。那目光似乎总在表达什么又在掩饰什么，时刻地违背自己的意志被压抑着，有一种神秘圣洁、使人不便接近的力量。如果不是因为一次小小的嬉戏，我可能永远这样看待她。

说起来，这件事又和饥饿有关。

那一年，粮食成了稀世之宝，山货野果也显得珍贵。我的家乡出柞蚕，家长怕孩子挨饿，每次回家都带回小半袋子茧蛹充饥。假期刚过，我的老母也给我带了一兜子茧蛹。那天上体育课，我怕自己支持不住，就在裤兜里装了一点，预备方便时偷吃一个。

谁知我这个人邋遢惯了，两个裤兜都掏出了窟窿，成了无底儿洞，一跑一颠儿就顺裤腿漏下去一

个。碰巧这不体面的一幕早被站在后排的“老大”盯在眼里，只是因为老师在场才不敢声张。下课铃一响，他立刻欢儿了起来：“老三，我记得你是属马的，怎么裤裆里掉出了羊粪蛋？”我自知情况不妙，赶紧掩饰：“别闹别闹，你怎么什么场合都闹。”

“老大”却穷追不舍，不留半点余地：“老三，这回非让你难堪不可。来，大家动手抢！”

想不到，这时正有于采兰在场。历来举止稳重的校花，这会儿却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泼劲。她先是不动声色、煞有介事地蹿到我跟前，力图给人一种前来止闹的错觉，刹那间就动作麻利地把一只白嫩的细手伸到了我的兜底，左掏右掏，顺着窟窿就超过了界限。刹时，我们共同感觉到相互触到了什么，像电一样闪遍全身。人有时候是在瞬间才发现自己成熟起来的，于采兰是在无意间使我成为真正的男子汉。这时，只见她脸红得立即把手缩回，但站在一边的“老大”发话了：

“于采兰，掏着了没有？老三的茧蛹可最好吃，这我知道。”

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我感到不能容忍的羞辱。于采兰却装得没事人一样。她沉着冷静地力挽了一场狂澜，却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不知不觉地便把一桩可能传遍全校的新闻化为乌有，还满正经地埋怨了我一通儿：“小气鬼儿，敢情自己偷吃了？没有喽，没有喽！”

这小小的插曲虽对“太阳”的圣洁稍有亵渎，但对于采兰的心劲儿和厉害却使我领略几分。

“你别走神儿”

操场上微妙的一瞬，在我心里长久蒙上一层阴

云。那是一种甜丝丝的令人回味的精神负担，好似某种神机被偶然泄漏，又似珍贵的禁果在无意中丢失。自那以后，我经常被一幅抓不到的影子缠扰着。我克制着，想尽力回避她，却又处处碰到她。“桃园”的一片天地，好像在偶然之间缩小了。每次巧遇，她神情奥妙地朝我点头，我就想：她一定又记着那天的事；她平时见面是不点头的，为什么今天朝我点头？有时她面对我微微一笑，我就想：那微笑里一定隐藏着特殊含意，因为她历来是含而不露、不苟言笑的。更出我意料的是，这一连串推想，又偏偏被证实了。

高考临近，班主任老师和团支部正忙着给毕业生“政审”，允许学生自动结对复习。林荫下、桃树旁、小河沿儿、房山头，到处分散着成帮结伙的人群。面对即将来临的一场大竞争，大家都在暗自奔劲，猜摸对方的报考动向。谁心里都明白，高考落第，就意味着回乡和失业。恰在这时，于采兰却毫不回避，当着全班众人的面大大方方地单拉着我去复习。据她说，她在数理化上可帮我一把，但作文试题必须由我来押，并求我写出几篇范文备用。她很欣赏我别致的笔体，还特意嘱咐我各抄一份。我正暗自惊叹这精心的聪明安排，她早已把书籍笔记装点好了。

走出教室，我们不知不觉穿过一片果林，来到山岗后的一片静地。在绿草丛中，有块下棋用的大青石板，下面垫着两尊花岗石圆柱，是满不错的天然书桌。

“你真会选地方。”

“我早来过一次了。三天前，我就选中了这块地方，”于采兰得意地告诉我，“这里清静多了，便于集中精力。”

我向四周望望，才发现这里是仅有两个人的世界，一片荒草地上没一个影儿，就有点魂不守舍。心里话，清静是清静，精力怕是难于集中了。今天我是

冒着风险舍命陪君子，看你于采兰下一步还有什么花招。

我们面对面坐下来，把书籍放在青石板上。这时，我发现于采兰有点心烦意乱，那慵倦的神情是从未有过的。

“我有个预感，一定考不上；你能替我看看手相么？”

我愣了：“像你这么又聪明又进步的好学生会考不上么？再说，你这入团积极分子怎么也会相信这一套？”

“你不知道，你什么也不懂。”她叹口气。

我愕然了，感到一种人格的污辱。

“不，我不能告诉你，你一定会出卖我。”

我心头一阵发冷。

“信不信由你，你这样看不起我，可以不说嘛。”我站起来收拾书包。

“你别走。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你发誓。”

我不发誓，又坐下，做出和解姿态。

“我活到十九岁，我们一家子人的经验告诉我，人有时候是很坏的，连猫狗都不如。人可以看着同类受难，却不管不问。平时这好那好，关键时刻没有不保护自己的。”

这太可怕了，这不是我认识的于采兰。

“我有重大海外关系。”她向四下里扫了一眼，像面临某种重大抉择：“我的亲爷爷在印尼三宝隆开肥皂厂，是资本家。咳，中国大得很。干什么不好，非去当那个资本家。我爸爸就是因为太厚道，一五一十交待了，那年差点被整死。为了我的前途，才托人从市里把我户口转到这里来。记住，我的家庭出身是职员。”

我有点紧张，甚至喘不出气来：“你为什么肯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

“我心里憋死了，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于采兰眼里噙着泪水说，“可我没这样的机会，也没人给我这个机会，在班里还要装出另外一副样子。我不可能像别的女孩子那样无忧无虑，我有点怕。那天填写简历表，老师总是用眼睛扫我，心里就突突直跳。最近学校搞‘政审’，我思想压力很大。全班同学我都一个一个分析过了，就数你厚道。你太老实了，早晚要吃大亏！”

是的，经于采兰一提，那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午饭刚过，全校师生都集中在大食堂。一进门，就见到墙上醒目的大字标语：“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高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政策”。只见校党支部书记威严地坐在台上，一边念着招生文件，一边慢条斯理做解释：“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要填得清清楚楚。你想隐瞒也不要紧，我们有庞大的政审队伍，一定会查出来；你以为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么？其实呢，俺们组织上心里有数。说了，才可以放下包袱，也不影响升学嘛。”

那神气，有一种主宰一切的力量，好像台下人的命运就握在他的手心里。“组织上”这个概念，那时在人们脑子里就是上帝。而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上帝让你忏悔，你能不虔诚么？

我家世代清贫，祖祖辈辈种田谋生。老实说，对台上的那一套“布道”，我并没怎么放在心上。但后来填表时涉及到直系亲属那一栏，偶然想起母亲曾唠唠叨叨说过，我在关内有个没见过面的姨夫，因为“说话走板”五七年出了岔头。我对这个突然从天外飞来的姨夫本无任何印象，原想不填了。后来一想，写上也没啥，真让“组织上”知道了反而不好，就顺便在“社会关系”那一栏做了说明。老师当时还特别认真看了一遍，喜悦地表扬我忠诚老实。事过几天，我早把这事儿忘了。这时我想到了于采兰，便问她：